

宋李季可著
松窗百說

附南窗
紀談

進步書
局校印

宋李季可著

松窗百說

附南窗
紀談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松窗百說提要

宋永嘉李季可撰是書極為王梅溪所欣賞謂愈於唐杜牧之同時名流亦俱有題識毀梓之者又有尹大任宜非希覲之秘笈矣迺四庫全書既未采入海內藏書家又罕有傳本沈蕙六百餘年絕淥飲始為之傳鈔流播殘編蠹簡幾佚幸存亦可謂沉淵之珠久而彌光矣

松窗百說目錄

鄭昭公

耳餘

蕭曹

李廣

東方朔

雋不疑

魏武

祖逖劉琨

識輕重

言過

豪傑

不已

葵丘

創業守成

無事

圖難

治亂

兵難

名節

漢武

唐太宗

映山紅

諸葛事

四象

仙家

觀魚

似是

虛船

問死

積散

死而不亡

自負

形比

天道

兵法

笑庸

負荷

待用

孔明

勢

稱

文王

濟世

服近

退之

伊川云

三寶

孫武

宿畫

深戒

柳下惠

咎犯

范雎

范蠡馬援

學而

王沂公

嚴延年

朱五經

有若

知人

方喜

梁秦

三教

實德

私

遂忘

詩眼

通鑒

恃眾

燕雲

因革

識辨

枉尺

以人望人

主盟

漢高祖

韓信

賈誼

李林甫

柳宗元

論命

寶誌

妄

大江

服餌

樂著

文欲有補

史誤

拙速

詒惠

奇麗

文必刪

驚鳥

立生

所蘊

迷著

孔奴

細民

累諸

知言

松窗百說

宋 東嘉李季可撰

鄭昭公

鄭忽不昏于齊。曰齊大非吾耦也。詩人以有女同車刺之。君子以謂善自為謀而不及其國。後魯威敗之。卒陷彭生之禍。莊公獲不能防閑之名。汚辱兩世。取大國之助。乃如此邪。昭公方見齊恃大無道。受其制則無所不至矣。其不昏何有不可哉。雋不疑辭霍光之女似之。其後失國。不能與賢人圖事而已。豈謂此哉。

耳餘

張耳陳餘之事。古今羞之。然曲不在餘而在耳。方其被圍於趙。子敖在外而不能死。乃復責餘。及餘以兵印遜。而耳不受。此有復合之理。或說以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弗行。反受其殃。耳遂見利忘義。攬印麾軍而去。卒南面享國數世。此亦微幸之雄者。而餘不保首領。哀哉。使後世之人處義利之間。無所忌憚。至君臣父子不相顧者。豈非斷以天與時至之心邪。耳小人明矣。微時稱賢。是能謹細行而善為大盜歟。其賓客廝役俊豪。亦可恥矣。

蕭曹

蕭曹為沛吏時相得。及爭功有隙。何且死。薦參代己。參亦知其心。乃趣治裝。由此觀之。何豈庸人。偶然操智術微幸以成名者。凡人於己有小嫌。則憎嫉之。不啻顧世之利害何如也。何獨能釋其私而存至公。遂相繼清靜以安天下。豈淺丈夫者可跂望哉。然嘗怪伊尹呂望方耕莘釣渭。雖不遇商周之君。亦必見於世。二人汨沒於下邑。初安有龍驤虎視青雲之心邪。際會高祖而乃奮。則自古英雄固非一軌可議也。

李廣

漢文帝歎李廣不逢高祖時。萬戶侯不足道。及武帝征匈奴。廣常在其中而卒不侯以死。事固不可知。然至今以為不幸。當時亦言其數奇。

東方朔

史記載東方朔以所得之賜。歲易一婦。嘗以酒肉污壞其衣。一日諫武帝。愷悌君子。無信讒言。帝曰。顧東方朔乃多善言邪。蓋謂其平日少正論。以今世觀之。甚似一陽狂扶姦道人。而班固書稱陸戰宣室殿下。抑董偃之淫。使天下風俗少有所正。又帝嘗垂涕不忍昭平君之子。乃復上壽。陳王道無偏黨之言。何其偉也。彼一人爾。記錄

如此之殊。所以仲尼謹嚴於春秋。退之鑒前代人誅鬼責之禍。不敢易作也。

雋不疑

漢宣帝時。有人詣闕。自稱衛太子。長安聚觀者數萬人。百官上下。莫敢言其是非。京兆尹雋不疑。以公羊春秋拒蒯瞶事。叱吏收縛之。帝與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後鞫問果詐。伏誅。蓋不疑審太子已死。知其必偽。乃為詭辭。以抗眾議耳。然知其偽。不必引經。誠太子。則此義豈可據。彼衛君之事。夫子之所不為。而宣帝安得坐視。係縲其祖。而嘉之。公羊既不足法。而史氏盛稱贊其高議。豈不誤後世哉。

魏武

魏武習飲鴆。啖野葛至一尺。豈其然哉。蓋欲使宣其言於外。以陰禦進毒於己者耳。惟自知有負於物故也。死且千歲後。人皆認以為實。其詐誠足以欺人。

祖逖劉琨

桓溫自喜似劉越石。其慕義可知。然琨嘗以書推美石勒。勒以為非腐儒所知。而謝絕之。至勒修祖逖先墓。而劉書求通。則逖之與琨。相去高下。不待見於功名間也。溫勒以此。亦可卜其優劣焉。

識輕重

漢高祖微時。貪財好色。方其為亭長。所得亦幾何。及入秦宮。天下財色之都。會也。而府庫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所謂識輕重。宜卒有天下也。

言過

聖賢之言過於厚。可論也。小人之言過於薄。不足論也。孔子曰。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而又曰。有殺身以成仁。又比干諫而死。曰。商有三仁焉。古之蹈仁而死者多矣。孟子曰。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又有天子薦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孟子視三代以前之言也。後世不若舜禹而興。不至桀紂而亡者。可勝數耶。又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秦梁之不仁。得天下矣。如曰。非心服而不可久。則得國亦由此矣。故曰。聖賢之言過於厚。所以扶教也。夫作善宜得福。而反及禍。謂之不幸。作惡宜得禍。而反獲福。謂之幸。幸不幸。聖賢不言。而言其常者。唯義所在耳。

豪傑

或問孟子言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又伯夷太公

避紂居海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伯夷太公。固豪傑之鉅者。猶待文王。何謂無文王而可興邪。曰。且謂孔子豪傑非歟。所謂興於德也。當世仰之後世法之。特立傑出。唯道之在。不羣於衆人是也。孔子固興矣。若所謂興於事業者。得百里之地。皆足以朝諸侯。有天下。不然。又有以人為土者。此非孟子所謂興也。方是時。伯夷太公四海視之以出處。去就如父母。故曰。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雖使無文王。不居位可也。其德之不興。當世之不仰。後世之不法。沒齒無聞。老死於衆庶之間。不可也。豈與夫碌碌因人成事。依日月之末光。而後顯。遭亂世為姦雄。值龍興為才士。與時明晦。高下者。可謂豪傑之士哉。

不已

伍子胥以忠死。遺言挂目於東門。而忠不已。蘇秦以智死。至車裂以求賊。而智不已。范滂以名死。其母謂與李杜齊名。無所恨。而名不已。項羽以雄死。顧呂馬童以乞其頭。而雄不已。四子者。如知其可已。豈世網所可嬰乎。

癸上

五霸威公為盛。癸上之會尤顯著。而五命之辭。略無害奉天子。尊獎王室之意。自夷

齊扶去。其後曹孟德司馬仲達輩無所忌憚矣。威公者介於其間歟。宜乎孟子屢薄之。

創業守成

唐太宗論創業守成熟難。當時羣臣所執各偏。或謂創業難。或謂守成難。獨太宗以爲俱難。此有以見羣臣之識慮不逮文皇遠矣。

無事

天下莫難得於無事。而鮮知無事之可樂。莫甚危於立奇功。而多幸奇功之可成。一身無事。雖有藥石。無所用之。之謂安。天下無事。雖有聖智。無所施之。之謂平。及乎萬金良劑之設。智名勇功之著。其去危亡亦幾何矣。故善治身治天下者。常消息禍亂於未萌。不求赫赫有所建也。然如漢文帝之末。包垢藏患。終釀七國之變。則非也。若唐太宗之治。至羣臣無可諫之事。其庶幾乎。

圖難

圖難於易。爲大於細。張子房之所得也。司馬子長識之以著於傳序。後世欲以強力解紛糾者。可不知此。所謂終無難者。得其理也。故子房從容笑談而已。如鼂錯者。曷

足以知之。

治亂

君子在上。小人在下而為治。反是而為亂。世莫不知。而治常少者。以責君子之備。待小人以恕也。責以備。則不以為君子。待以恕。則不罪其小人。二者交混。而順己者親。故天子屢勝而處上。而天下見治之稀闊也。

兵難

漢高祖困於平城。唐太宗屈於安市。樂毅不能終燕。廉頗短於用楚。諸葛孔明亦有街亭違命之責。則兵者雖聰明智畧。有所不能盡知也。誓師之日。士卒坐者淚霑襟。偃寢者涕交頤。無餘命。無餘財。背水焚舟。臨之死地。其為凶器可知矣。故光武閉玉關。謝馬武欲三十年不言。此深知兵者也。巡曰。老將不言兵。□僧多話佛。最為有理。彼趙括陸機房琯之徒。曷足以知此。其破亡亦不旋踵。誠有不得已。則若范蠡之審慎。馬服君之不敢易言。王忠嗣之安邊。本不生事者。然後可以付斯任。

名節

先武為天子。畏慎如白衣時。奉法之吏。得行其職。董令強項。終不肖謝。車駕至上東。

門。屈於閹吏。自是名節始立矣。流至於李范之禍。悲夫。

漢武

漢武親狎賣珠兒。以成其姑之醜。而復匈奴。嫚呂后之言。引齊襄以為喻。豈愧於禮義廉恥間哉。特其資雄武好兵而已。

唐太宗

漢高祖固英主。治天下。總正大綱。罵詈不已。儒者附合於聖賢。唐文皇規規求仁義。而吹毛求疵。不肯休。此誠不可曉。觀文皇不得已者。亦豈高祖所不為哉。

映山紅

白鶴寺前溪頭立。有折映山紅花過者。謂人曰。山中見此甚佳。若置之軒窗几硯間。乃不然。因言村人喜著深色衣。以其山頭林下。田塍水際。易為標置。且久苦於布素。故耳。至於輕成淡染。約略之色。即大不愛。於味亦然。久厭飯糗茹草。則思膏炙飴糖。至於八珍。則不能易。皆未嘗知天下之色味也。若夫厭天下之色。飲天下之味。乃能究天下之色味。然目盲口爽。亦自此矣。

諸葛事

高卧南陽。三顧乃出一也。居草廬中。已定天下三分之策。二也。娶董阿承。面黑髮黃之醜女。三也。七擒七縱孟獲。四也。參佐論事。至有十相違覆者。五也。開國託孤。出將入相。六也。馬謖違節度。軍敗。自貶三等。七也。連弩流馬。木牛。八陣圖之制。八也。宣王嘗與公書曰。黃公衡起坐談。足下不容口。孫權之盟曰。諸葛丞相。德威遠著。信動陰陽。誠感天地。敵國之譽。九也。提寡弱之衆。深入屯田。成久駐之基。百姓安堵。十也。為身後營陣以退敵。十一也。節制之師。皆有實。宣王按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十二也。計問至蜀。士大夫爭欲赴哭敵庭。百姓巷祭。戎夷野祀。十三也。李嚴廖立。被罪廢黜。聞公之喪。歎泣有至殞者。十四也。道德忠順。明敵篤誠。足為百世師。羽扇綸巾。風流醞藉。又見天人之表。十五也。人有一焉。足以垂令名。耀後世。號為間出。而雍容兼之。綽有餘裕。是欽之慕之。獨高公於古人。列其行事之顯著者。以為表。則時得遐慨。一景仰焉。嗚呼盛哉。

四象

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學者。往往不能定。蓋元亨利貞也。太極為形之始。生兩儀。即天地也。天尊地卑。則乾坤之德可見。元亨利貞。象在其中矣。以用言之。

德也。以體言之。象也。四象復生八卦。而乾坤在其中。猶有子而知其父也。待四象而成德。故亦言生。元亨利貞。唯乾坤能備。至他卦則異矣。萬物由是而生。由是而長。由是而老。由是而死。在道為仁義禮智。在時為春夏秋冬。在物為金木水火。其數則一二三四。散於萬殊。未始離此四者。合乎全體。則元亨利貞足以統而盡之。

仙家

世說有誤到仙家者。時不頃刻。及反鄉間。人已死亡。世事改易。至於觀棋局未云終。斧柯已爛。覓路還家。海變桑田。人間所以貴慕神仙者。以其快樂無惱。長生久視耳。今斯須便過百年。朝夕已經千載。不知自天地開判以來。終得幾局棋。凡過幾旦暮。大較不至數歲事。亦何謂壽考邪。俚俗相戲。罵云。願你活一百二十歲。則教一日過了。正好相喻。可為大笑。

觀魚

諸人臨池觀魚。曰。以人觀之。有以生為快樂者。若魚龍鵬鷃之類。有以生為殃者。若蚯蚓濕生蠢動之屬。是也。或曰。不然。各有所得。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曰。人生五指甚快。偶生六指。斷之則悲矣。然豈如五指之便邪。坐皆笑。